

冯梦龙

全集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冯

楚

龙

全

集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主编 张树天 王槐茂

第十二卷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839 止追者二条

刘郡败晋王于河曲，欲乘胜潜走太原，虑为晋军追，乃结毡为人，缚旗于上，以驴负之，循堞而行。数日，晋人方觉。

毕再遇尝与金人对垒，一夕拔营去，留旗帜于营，豫缚生羊，置其前二足于鼓上，击鼓有声。金人不觉为空营，复相持数日，及觉，欲追之，则已远矣。

840 侯渊

魏尔朱荣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，配卒甚少，或以为言。荣曰：“侯渊临机设变，是其所长，若总大众，未必能用。”渊遂广张军声，多设攻具，帅数百骑深入，去蓟百余里，值贼。渊潜伏以乘其背，大破之，虏五千人，皆还其马仗，纵使入城。左右皆谏，渊曰：“我兵少，不可力战，为奇计以间之，乃可克也。”度其已入，帅骑夜进，昧旦叩其城门楼，果疑降卒为内应，遂走，追擒之。

427

841 韩信三条

汉王以信为左丞相击魏，魏盛兵蒲阪，塞临晋。信乃益为疑兵，陈兵欲渡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渡军，袭安邑。遂虏魏王豹，定河东。

信既破魏代，遂与张耳东下井陘击赵。赵王歇、成安君余闻之，聚兵井陘口，号二十万。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：“信乘胜远斗，其锋不可当。臣闻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。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。今井陘之道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成列，行数百里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。愿假臣奇兵三万人，从间道绝其辎重。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，彼前不得斗，退不得还，吾奇兵绝其后，野无所掠。不十日而两将之头，可致麾下。”成安君不听，信使间视，精细。知其不用，乃敢引兵遂下，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。夜半传发，选轻骑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帜，从间道望赵军。诫曰：“赵见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若疾入赵

壁，拔赵帜，立汉帜。”令其裨将传餐曰：“今日破赵会食。”诸将皆莫信，佯应曰：“诺。”乃使万人先行，出背水阵，创法。赵兵望见大笑。平旦，信建大将旗鼓，欲以致敌。鼓行出井陘口。赵开壁击之，大战良久，信、耳佯弃旗鼓，走水上军，水上军开入之，赵果空壁，争汉鼓旗，逐信、耳，信、耳已入水上军，军皆殊死战，不可败。于是赵军还归壁，见壁皆汉帜，大惊，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，遂乱走。汉兵夹击，大破之，斩陈余，禽赵王歇。诸将效首虏毕，因问信曰：“兵法右倍山陵，前左水泽，今反以背水阵取胜，何也？”信曰：“此在兵法，顾诸君不察耳。法不曰：‘陷之死地而后生，投之亡地而后存乎？’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，所谓驱市人而战之，其势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为战，即予之生地，皆走，宁尚得而用之乎？”诸将乃服。

秦姚守渭桥以拒晋帅，王镇恶泝渭而上，乘蒙冲小舰，行船者皆在舰内。秦人但见舰进，惊以为神。至渭桥，镇恶令军士食毕，皆持杖登岸，后者斩，既登，即密使人解放舟舰，渭水迅急，倏忽不见，乃谕曰：“此为长安北门，去家万里，舟楫衣粮，皆已随流，今战进而胜，则功名俱显，不胜则骸骨不返矣。”乃身先士卒，众腾踊争进，大破丕军。○李复乱，宣抚使檄韩世忠追击，所部不满千人，乃分为四队，布铁蒺藜，自塞归路。令曰：“进则胜，退则死，走者命后队剿杀。”于是莫敢反顾，皆死战，大败之，斩复。此皆背水阵之故智也。

沈存中曰：韩信袭赵，先使万人背水阵，乃建大将旗鼓，出井陘口，与赵人大战，佯败弃旗鼓，走水上军。背水而阵，已是危道，又弃旗鼓而趋之，此必败势也，而信用之者，陈余老将，不以必败之势邀之，不能致也。信自知才过余，乃敢用此策，设使余少黠于信，信岂得不败。此所谓知己知彼，量敌为计。后之人不量敌势，袭信之迹，决败无疑。又曰：楚汉决胜于垓下，信将三十万自当之，孔将军居左，费将军居右，高帝在其后，绛侯柴武在高帝后。信先合不利，孔将军、费将军纵楚兵来追，信复乘之，大败楚师。信时威震天下，籍所惮者，独信耳。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，真却也，然后不疑，故

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。信兵虽却，而二将维其左右，高帝军其后，绛侯柴武又在其后，异乎背水之危，此所以待项籍也。用破赵之迹，则戟矣。此皆信之奇策，班固为《汉书》，乃削此一事，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。

信已攻破齐临淄，遂东追齐王。楚使龙且将兵救齐，或说龙且曰：“汉兵远斗穷战，其锋不可当，齐楚自居其地战，兵易败散，不如深壁，使齐王遣其信臣，招所亡城，亡城闻其王在楚，又来救，必反汉。汉兵二千里居齐，齐城皆反之，其势无所得食，可不战而降也。”龙且轻韩信为易与，遂战，与信夹潍水而阵。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，盛沙壅水上流，引兵半渡击龙且，佯不胜还走。龙且果喜曰：“固知信怯。”遂追信渡水，信使人决壅囊，水大至，龙且军大半不得渡，即急击杀龙且。

使左军之谋行，信必不能得志于赵，使或人之说用，信必不能得志于龙且。绕朝曰：“子无谓秦无人，吾谋适不用也。”士固有遇不遇哉。

842 元张弘范二条

张弘范字仲畴。讨李璫于济南，其父柔戒之曰：“汝围城勿避险地，汝无怠心，则兵必致死，主者虑其险，苟有来犯，必攻救，可因以立功，勉之。”弘范营城西，璫出军突诸将营，独不向弘范。弘范曰：“我营险地，璫乃示弱于我，必以奇兵来袭。”遂筑长垒，内伏甲士，而外为濠，开东门以待之。夜令士卒浚濠，益深广，璫不知也。明日，果拥飞桥来攻，未及岸，军陷濠中，得跨濠而上者，遇伏皆死。

元兵逼宋少帝于匡山，或请先用炮。宏范曰：“火起则舟散，不如战也。”明日，四分其军，军其东南北三面，弘范自将一军，相去里余。下令曰：“闻吾乐作乃举，违令者斩。”先麾北面一军，乘潮而战不克。李恒等顺潮而退，乐作，宋将以为且宴，少懈，弘范舟师犯其前，众继之。豫构战楼于舟尾，以布幕障之，命将士负盾而伏。令曰：“闻金声起战，先金而妄动者死。”飞天集如蟪，伏盾者不动，舟

将接，鸣金撤障，弩弓火石交作，顷刻共破七舟，宋师大溃，少帝赴水死。

843 越勾践柴绍

吴阖庐伐越，越子勾践御之，陈于携李，勾践患吴之整也，使死士再禽焉，不动。使罪人三行，属剑于颈而辞曰：“二君有治，臣奸旗鼓，不敏于君之行前，其敢逃刑，敢归死。”遂自刭也，吴师属目，越子因而伐之，大败之。

吐谷浑洮岷二州，遣柴绍救之，为其所围，虜乘高射之，矢下如雨。绍遣人弹胡琵琶，二女子对舞。虜怪之，相与聚观，绍察其无备，潜遣精骑，出虜阵后击之，虜众大溃。

罪人胜如死士，女子胜如劲卒，是皆创奇设诱，得未曾有。

844 朱隼周亚夫

黄巾贼十万人据宛，朱隼围之，起土山叫临城内。鸣鼓攻其西南，贼悉众赴西南，隼自将精兵五千，掩东北，弯弓南指，情实西射。遂乘城而入。

太尉周亚夫击吴楚，坚壁不战。吴兵乏粮，数挑战，终不出。后吴奔壁东南陬，即朱隼之计。太尉使备西北，已而精兵果奔西北，不得入。

合观二条，可识用兵之变。

845 宇文泰

高欢督诸军伐魏，遣司徒高昂趣上洛，窋泰趣潼关。欢军蒲坂，造三浮桥，欲渡河。宇文泰军广阳，谓诸将曰：“贼倚吾三面，作浮桥以示必渡，此欲缀吾军，使窋泰西入耳。欢自起兵以来，窋泰常为前锋，其下多锐卒，屡胜而骄，今袭之必克，克泰则欢不战自走矣。”谳将皆曰：“贼在近，舍而袭远，脱有蹉跎，悔何及也，不如分兵御之。”泰曰：“欢再攻潼关，吾军不出坝上，今大举而来，谓吾亦当

自守，有轻我之心，乘此袭之，何患不克？贼虽作浮桥，未能径渡，不过五日，吾取窦泰必矣。”乃声言欲保陇右，而潜军东出，至小关。窦泰猝闻军至，自风陵渡河，宇文泰击破之，士众皆尽，窦泰自杀，传首长安。

846 韩世忠

金人与刘豫合兵，分道入侵。时韩世忠驻镇江，俾统制解元守高邮，候金步卒，亲提骑兵驻大仪，当敌骑，令遣魏良臣使金，世忠撤炊爨，给良臣曰：“有诏，移屯守江。”良臣去，世忠即上马，令军中曰：“视吾鞭所向。”于是引军次大仪，勒五阵，设伏二十余所，约闻鼓即起。良臣至金，孛堇闻世忠师退，即引兵至江口，距大仪五里，副将挾孛也拥铁骑过五阵。世忠传小摩鸣鼓，伏兵四起，旗色与金人旗杂出。金军乱，我军迭进，背嵬军备持长斧，上搯人胸，下砍马足，敌披甲陷泥淖，世忠麾劲骑蹂之，人马俱毙，遂擒挾孛也。

847 冯异王峻

冯异与赤眉战，使壮士变服，与赤眉同伏于道侧，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，贼见势弱，遂悉众攻异，异乃纵兵大战。日暮，贼气衰，伏兵卒起，服色相乱，赤眉不复识别，众遂惊溃。异追击，大破之。

吐蕃寇临洮，次大来谷，安北大都护王峻率所部二千，与临洮兵合，料奇兵七百，易胡服，夜袭敌营。去贼五里，令曰：“前遇寇，大呼，鼓角应之。”贼惊，疑伏兵在旁，自相斗，死者万计。

848 达奚武

宇文泰遣达奚武觐高欢军，武从三骑，皆效欢将士衣服。日暮，去营数百步，下马潜听，得其军号。因上马历营，若警夜者，有不如法，往往搥之，具知敌之情状而还。

849 厨人濮等四条

华氏叛宋，宋公讨之，华登以吴师救华氏，败于鸿口。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，公欲出，厨人濮曰：“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，君请待之。”乃徇曰：“扬徽者，公徒也。”众从之，华氏北，复即之，厨人濮以裳裹首，而荷以走，曰：“得华登矣。”遂败华氏于新里。

厨人濮一奋，而众皆扬徽；王孙贾一呼，而市皆左袒。忠义在人，心不泯也，难其倡之者耳。

桓玄既败，西走江陵，留何澹之守湓口。澹之空设羽仪旗帜于一舟，而身寄他舟。时何无忌欲攻羽仪所在者，诸将曰：“澹之不在此舟，虽得无益。”无忌曰：“固也，彼既不在此，守卫必弱，我以劲兵攻之，成擒必矣。擒之，则彼且以为失军主，而我徒扬言已得贼帅，则我气盛，而彼必惧，惧而薄之，迎刃之势也。”果一鼓而舟获，遂鼓噪唱曰：“斩何澹之矣！”贼骇惑，以为然，竟瓦解。

李密与王世充战，世充先索得一人，貌类密者，缚而匿之。战方酣，使牵以过阵前，噪曰：“已获李密矣！”士皆呼万岁，密军乱，遂溃。

王文成与宁王战尚锐，值风不便，我兵少挫，急令斩取先却者头。知府伍文定等，立于统炮之间，方奋督各兵，殊死抵战。贼兵忽见一大牌，书：“宁王已擒，我军毋得纵杀。”一时惊扰，遂大溃。次日，贼兵既穷促，宸濠思欲潜逃，见一渔船，隐在芦苇之中。宸濠大声叫渡，渔舟移棹请渡，竟送中军，诸将尚未知也，其神速每如此。

850 狄青

狄青为延州指挥使，党项犯塞，时亲募万胜军，未习战阵，遇寇多北。青一日尽将万胜旗号，陆逊破杨笔之计。付虎翼军，使之出战。虏望其旗易之，全军径趋，为虎翼所破。

851 朱景傅永

梁之渡淮而南也，表其可涉之津。霍丘守将朱景，浮表于水，徙置深渊。及梁兵败还，视表而涉，溺死大半。

齐将鲁康祚侵魏，齐魏夹淮而阵。魏长史傅永曰：“南人好夜斫营，必于淮中置火以记浅处。”乃夜分兵为二部，伏于营外，又以瓢贮火，密使人于深处置之。戒曰：“见火起，亦燃之。”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营，永伏兵夹击之。康祚等走趋淮，火既竞起，不辨浅深处，溺死及斩首，不知其数。

852 张齐贤

齐贤知代州，契丹人入寇，齐贤遣使期潘美，以并师来会战。使为契丹所执，俄而美使至云：“师出至柏井，得密诏，不许出战，已还州矣。”齐贤曰：“敌知美之来，而不知美之退。”乃夜发兵二百，人持一帜，负一束刍，距州西南三十里，列炽燃刍。契丹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，意谓并师至，骇而北走。齐贤先伏卒二千于土镫寨，掩击，大破之。

433

853 藁人三条

令狐潮围睢阳，城中矢尽，张巡缚藁为人，披黑衣，夜缒城下，潮兵争射之，得箭数十万。其后复夜缒人，贼笑不设备，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，焚垒幕，追奔十余里。

开禧中，毕再遇被围于六合，军中矢尽，再遇令人张青盖，往来城上。金人意主兵官也，争射之，须臾矢集楼墙如蝟，获矢二十余万。又敌尝以水柜败我，再遇夜缚藁人数千，衣以甲冑，持旗帜戈矛，俨立戎行，昧爽鸣鼓。敌人惊视，急放水柜，旋知其非真也，意甚沮，急出师攻之，敌遂大败。

沅州蛮叛荆湖，制置遣兵讨之，蛮以竹为箭，傅以毒药，血濡缕立死，官军畏之，莫敢前。乃束藁人，罗列焜耀，蛮见之以为官军，

万矢俱发。伺其矢尽，乃出兵攻之，直捣其穴。

854 认贼将二条

张巡守睢阳，安庆绪遣尹子奇将劲兵凡十余万来攻。巡厉士固守，日中二十战，巡欲射子奇而不识，因剡蒿为矢，中者谓巡矢尽，走白子奇。巡乃使南霁云射之，一发中其左目，子奇乃退。

宝元中，党项犯边，有明珠族首领骁悍，最为边患。种世衡为将，欲以计擒之。闻其好击鼓，乃造一马，持战鼓，以银裹之，极华焕，密使谍者阳卖之。后乃择骁卒数百人，戒之曰：“凡见负银鼓自随者，并力擒来。”一日羌自负鼓而出，遂为世衡所擒。

855 裴行俭

调露元年，大总管裴行俭讨突厥，先是馈粮数为虏钞，行俭因诈为粮车三百乘，车伏壮士五辈，赍陌刀劲弩，以羸兵挽进，又伏精兵踵其后。虏果掠车，羸兵走险，贼驱就水草，解鞍牧马，方取粮车中，而壮士突出。伏兵至，杀获几尽，自是粮车无敢近者。

856 贺若敦

后周时，陈将侯瑱等围逼襄州，贺若敦奉命往救，相持于湘罗之间。初，土人密乘轻船，载米粟，及笼鸡鸭，以饷瑱军，敦患之。乃伪为土人装船，伏甲士于中。瑱军人望见，谓饷船至，竞来取，敦伏甲尽擒杀之。又，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，敦别取一马，牵以趋船，令船中逆以鞭鞭之，如是者再三，使马畏船不肯上。后伏兵江岸，使人乘畏船马，诈投附，以招陈军。陈军竞来牵马，马既畏船不上，伏兵发，又尽杀之。以后实有馈及亡奔瑱者，并戒不受。

857 李光弼

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，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，循环不休。李光弼命索军中牝马，得五百匹，繫其驹而出之。思明马见之，悉浮渡

河，尽驱入城。思明怒，泛火船欲烧浮桥。光弼先贮百尺长竿，以巨木承其根，毡裹铁叉置其首，以迎火船而叉之，船不能进，须臾自焚尽。

858 虞翻

吕蒙既有糜芳出降，未入郡城，而召诸将高会作乐。翻曰：“今区区一心者，糜将军也。城中之人，岂可尽信，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？”蒙从之。翻曰：“未也，设城中有伏，吾与将军休矣。”复将芳入城。而翻代芳教曰：“芳得闲归，愿共死守，有能破吴军者，吾当低首拜之。”于是谋伏兵者皆前，翻尽按诛之，蒙乃入。

有此谋伏辈，南郡自足死守，未亏而下，芳真奴才也，总是玄德不定都荆州之误。

859 程昱

435

昱东阿人，黄巾贼起，县丞王度反应之，吏民尽负老幼东奔渠丘山。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，昱因谓县中大姓薛房曰：“度得城郭而不居，其志可知，此不过欲掠财物耳，何不相卒还城而守之。”吏民不肯从，昱谓房等愚民不可计事，乃密遣数骑举幡东山上，令房等望见，因大呼曰：“贼至矣！”便下山趣城，吏民奔走相随，昱遂与之共守，度来攻，昱击破之。

860 度尚

桓帝延熹中，长沙零陵贼反，交阯守臣望风逃溃。帝诏度尚为荆州刺史，尚至，设方略，击破之，穷追入南海，军去，大获珍宝。然贼帅卜阳、潘鸿遁入山谷，聚党犹盛。尚拟尽歼之，而士卒骄富，莫有斗志。尚乃宣言：“阳、鸿作贼十年，习于战守，我兵甚寡，未易轻进，当须诸郡悉至，并力攻之，军中且恣听射猎。”兵士大喜，皆空营出猎为乐。尚乃密遣所亲，潜焚诸营珍宝，一时略尽，猎者还，无不涕泣，尚乃亲出慰劳，深自引咎，因曰：“阳、鸿等财宝山积，诸卿但

并力一战，利当十倍，些些何足介也。”众且愤且跃，尚遂敕秣马蓐食，明旦，出不意赴贼屯，贼不及拒，一鼓尽歼之。

861 孔 鏞

阿溪者，贵州清平卫部苗也，桀骜多智，雄视诸苗。有养子曰阿刺，力绝伦，被甲三袭，运二丈矛，跃地而起，辄三五丈。两人谋勇相资，横行夷落，近苗之弱者，岁分畜产，倍课其入。旅人经其境者，辄诱他苗劫之。官司探捕，必谒溪请计，溪则要我重贿，而捕远苗之不可用者，诬为贼以应命。于是远苗咸惮而投之，以为寨主，监军总帅，率有岁赂，益恣肆无忌，时诇官苗，以收鸞蚌之利。弘治间，都御史孔公鏞巡抚贵州，廉得其状，询之监军总帅，皆为溪解。公知不可与共事，乃自往清平，访部曲之良者，得指挥王通，厚礼之，叩以时事。通亶亶条答，独不及溪。公曰：“闻此中事，惟阿溪为大，若何秘不言也。”通不对，固叩之，通曰：“言之而公事办，则一方受福，不则公且损威，而吾族赤矣。”公笑曰：“第言之，何患弗办。”通遂慷慨陈列始末。公曰：“为阿溪通赂上官者谁也？”通曰：“指挥王曾、总旗陈瑞也，公必劫此两人方可。”公曰：“诺。”翌日，将佐庭参，公曰：“欲得一巡官，若等来前，吾自选之。”乃指曾曰：“庶几可者。”众既出，公私洁曾曰：“若何与贼通？”曾惊辨不已，公曰：“阿溪岁赂上官，汝为居间，辨而不服，吾且斩汝矣。”曾叩头不敢言。公曰：“勿惧，汝能为我取阿溪乎。”曾因陈溪、刺谋勇状，且曰：“更得一官同事乃可。”公令自举，乃曰：“无如陈总旗也。”公曰：“可与偕来。”少选，瑞入，公讯之，如讯曾者，瑞屡顾曾，曾曰：“勿讳也，吾等事公已悉知，第当尽力以报公耳。”瑞亦言难状。公曰：“汝第诱彼出寨，吾自能取之。”瑞诺而出。苗俗喜斗牛，瑞乃觅好牛牵置中道，伏壮士百人于牛傍丛薄间，乃入寨见溪。溪曰：“何久不来？”瑞曰：“都堂新到，故无暇。”溪问：“都堂何如？”曰：“懦夫无能也为也。”溪曰：“闻渠在广东时，杀贼有名，何谓无能？”瑞曰：“同姓者，非其人也。”溪曰：“赂之，何如？”瑞曰：“姑徐徐，何以遽舍重货。”溪

遂酌瑞，纵谈斗牛事。瑞曰：“适见道中牛，恢然巨象也，未审比公家牛若何？”溪曰：“宁有是，我当买之。”瑞曰：“贩牛者似非土人，恐难强之入寨。”溪曰：“第往观之。顾阿刺同行。”瑞曰：“须牵公家牛往斗之，优劣可决也。”苗俗信鬼，动息必卜，溪以鸡卜不吉，又言梦大网披身，出恐不利。瑞曰：“梦网得鱼，牛必属公矣。”遂牵牛联骑而出，至牛所，观而喜之，两牛方作斗状，忽报巡官至矣。瑞曰：“公知之乎，乃王指挥耳。”溪笑曰：“老王何幸得此荣差，俟其至，吾当嘲之。”瑞曰：“巡官行寨，公当往迎，况故人也。”溪、刺将策骑往，瑞曰：“公等请去佩刀，恐新官见刀，以为不利。”溪、刺咸去刀见曾，曾厉声诘溪、刺曰：“上司按部，何不扫廨舍，具供帐，而洋洋至此何为？”溪、刺犹谓戏语，漫拒之。曾大怒曰：“谓不能擒若等耶。”溪、刺犹笑傲。曾大呼，伏兵起丛薄间，擒溪、刺，刺手搏伤者数十人，竟系之，驰贵州见公，磔于市，一境始宁。

兵智部武案卷二十四

学医废人，学将废兵。匪学无获，学之贵精。鉴彼覆车，藉其前旌。青山绿水，画本分明。集“武案”。

862 项梁司马师

项梁尝杀人，与籍避仇吴中。吴中贤士大夫，皆出梁下，每有大繇役及丧，梁尝主办，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，知兵者无处非兵法。以知其能，后果举事。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八千人，部署豪杰，为校尉侯司马。有一人不得官，自言，梁曰：“某田某丧，使公主某事，不能办，以故不任公。”众乃皆服。

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，散在人间。昧爽时，一朝而集，竟莫知其所自来。

863 李纲

李纲云：古者自五百卒为旅，积而至于二千五百人为师，又积而万二千五百人为军。其将帅正长皆素具，故平居恩威，足以相服，行阵节制，足以相使。若身运臂，臂使指，无可者，所以能御敌而成功。今宜法古，五人为伍，中择一人为伍长。五伍为甲，别选一人为甲正。四甲为队，有队将正副二人。五队为部，有部将正副二人。五部为军，有正副统制官，节制统制官有都统，节制都统有大帅，皆平时选定。闲居则阅习，有敌则出战，非特兵将有以相识，而恩威亦有以相服。又置赏功司，凡士卒有功，即时推赏，后有不实，坐所保将帅。其败将逃卒必诛，临阵死敌者，竟主帅之罚，使必以实告而优恤之。又纳级计功之法，有可议者，如选锋精骑，陷阵却敌，神臂弓，强弩劲弓，射贼于数百步外，岂可责以斩首级哉。若此类，宜令将帅保明，全军推赏。

其法本于《管子》，但彼寄军令于内政，犹是井田遗意，此则训练长征，尤今日治兵第一要务。

864 战 车

李纲请造战车，曰：“虏以铁骑胜中国，其说有三，而非车不足以制之：步兵不足以当其驰突，一也；论车战莫详于此。用车则驰突可御，骑马马弗如之，二也；用车则骑兵在后，度便乃出，战卒多怯，见敌辄溃，虽有长技，不得而施，三也。用车则人有所依，可施其力，部伍有束，不得而逃，则车可制胜，明矣。靖康间，献车制者甚众，独总制官张行申者可取。其造车之法，用两竿双轮，推竿则轮转。两竿之间，以横木箠之，设架以载巨弩，其上施皮囊以捍矢石，绘神兽之象，弩矢发于口中，而窍其目以望敌。其下施甲裙以卫人足，其前拖枪刀两重，重各四枚，上长而下短，长者以御人也，短者以御马也。其两旁以铁为钩索，止则联属以为营。其出战之法，则每车用步卒二十五人，四人推竿以运车，一人登车望敌以发弩矢，二十人执牌、弓弩、长枪、斩马刀，列车之两旁，重行，行五人。凡遇敌，则牌居前，弓弩次之，枪刀又次之。敌在百步内，则偃牌，弓弩间发以射之。既逼近，则弓弩退后，枪刀进前，枪以刺人而刀以斩马足。贼退则车徒鼓噪，相联以进，及险乃止，以骑兵出两翼，追击以取胜。其布阵之法，则每军二千五百人，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为将佐、卫兵及辎重之属，余二千人，为车八十乘。欲布方阵，则面各用车二十乘，车相联，而步卒弥缝于其间，前者其车向敌，后者其车倒行，左右者其车顺行。贼攻左右而掩后，则随所攻而向之，前后左右，其变可以无穷，而将佐卫兵，及辎重之属，皆处其中，方圆曲直，随地之便。行者鳞次以为阵，止则钩联以为营，不必开沟堑，筑营垒，最为简便而完固。

先臣余子俊言，大同宣抚地方，地多旷衍，车战为宜。器械干粮，不烦马驮，运有用之城，策不饲之马。二句尽车之利。因献图本，及兵部造试，所费不貲，而迟重难行，卒归于废，故有：鹪鹩车之

号，谓行不得也。夫古人战皆用车，何便于昔而不便于今，殆考之未精，制之未善，而当事者遂以一试弃之耳。且如秦筑长城，万世为利，而今之筑堡筑垣者，皆云沙浮易圯。赵充国屯田，亦万世为则，而今之开屯者，亦多筑舍无成，是皆无实心任事之人，合群策以求万全故也，法曷故哉？呜呼！苟无实心任事之人，即尽圣祖神宗之法制，皆题之曰“鹪鹩”可矣。

865 吴玠 吴玠

吴玠每战，选劲弓强弩，命诸将分番迭射，号“注队矢”。连发不绝，繁如雨注，敌不能当。

吴玠仿车战余意，立垒阵法。每战以长枪居前，坐不得起；次最强弓，次强弩，跪膝以俟；次神臂弓，约贼相搏。至百步内，则神臂先发；七十步，强弓并发，次阵如之。凡阵以拒马为限，铁钩相连，伤则更代之。遇更代，则以鼓为节，骑为两翼，蔽于前，阵成而骑退，谓之垒阵。战士心定，则能持满，敌虽锐，不能当也。

玠著《兵法》二篇，大略谓：金人有四长，我有四短，当反我之短，制彼之长。四长曰骑兵，曰坚忍，曰重甲，曰弓矢。吾集番汉所长，兼收而用之，以分队制其骑兵，以番休迭战，制其坚忍，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，以远克近、强制弱，制其弓矢。布阵之法，则以步军为阵心，翼以马军为左右肋，而拒马布两肋之间。

866 九军阵法出《补笔谈》

熙宁中，使六宅使郭固讨论：“九军阵法”，著之为书，颁下诸帅府，副藏秘阁。固之法：“九军共为一营阵，行则为阵，住则为营。以驻队绕之，若依古法，人占地二步，马四步，军中容军，队中容队，则十万人之阵，占地方十里余。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，无邱阜沟涧林木之碍者。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，则兵不复可分，如九人共一皮，分之则死，此正孙武所谓縻军也。予再加详定，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，虽分列左右前后，而各占地利，以驻地外向，自绕纵越沟

洞林薄，不妨各自成营。金鼓一作，则卷舒合散，浑浑沦沦，而不可乱。九军合为一大阵，则中分四衢，如井田法。九军皆背背相承，面面相向，四头八尾，触处为首。”上以为然，亲举手曰：“譬如此五指，若共为一皮包之，则何以施用。”遂著为令。

867 撒星阵

张威自行伍充偏裨，其军行，必若衔枚，寂不闻声，每战必克，金人惮之。荆鄂多平野，利骑不利步。威曰：“彼铁骑一击，则吾技穷矣。”乃以意创“撒星阵”，分合不常，闻鼓则聚，闻金则散。每骑兵至，则声金，一军辄分数十旅。金人随分兵，则又趋而聚之，倏忽间分合数变，金人失措，然后纵击之，以此辄胜。

威临阵战酣，则两眼皆赤，时号“张红眼”云。

868 鸳鸯阵

戚继光每以“鸳鸯阵”取胜，其法：二牌平列，狼筅各跟一牌，每牌用长枪二枝夹之，短兵居后。遇战，伍长低头，执挨牌前进。如已闻鼓声，而迟留不进，即以军法斩首。其余紧随牌进，交锋，筅以救牌，长枪救筅，短兵救长枪，牌手阵亡，伍下兵通斩。

869 郭忠武

定襄侯郭登智勇兼备，一年百战，未尝挫衄，以己意设为搅地龙、飞天网。凿深堑，覆土木，人马通行，如履实地。贼入围中，令人发其机，自相击撞，顷刻十余里皆陷。

今其法想尚存，何不试之。

870 轮 囤

致和中，晏州夷酋卜漏反，漏据轮囤，其山崛起数百仞，林管深密，叠石为城，外树木栅，当道穿坑窟，仆巨拼，布渠答，夹以守障，官军不能进。时赵遹为招讨使，环按其旁，有崖壁峭绝处，贼恃险